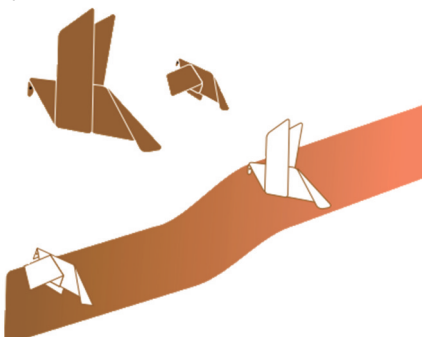


全民族抗战，烽火在这里点燃——倾听卢沟桥畔“以死报国”的声声呐喊

6月28日下午，一场“场景式”沉浸“大思政课”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举行。来自首都艺术院校及北京市丰台区中小学的百余名师生参与其中。

中国戏曲学院联手丰台区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将思政课堂“搬”进抗战纪念雕塑园。活动现场，师生们通过经典红色艺术作品的生动再现，在时空交错中深切体悟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抗战史诗。

活动现场，学生们演绎的一个个生动场景，让参与者穿越时空回到抗战现场。1937年，正是这片古老的土地见证了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开端。



“如日军挑衅，一定要坚决回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又先后侵占热河、察哈尔、河北等地，对北平形成三面夹击之势。1936年夏，日军向华北大举增兵。9月，日本华北驻屯军河边正三旅团第1联队强占北平西南门户丰台镇，严重威胁中国驻军。华北的紧张局势骤然加剧。

卢沟桥——进出北平的咽喉要道。宛平城——北京丰台区一座兴建于明朝的古城。为夺取北平，日军对卢沟桥和宛平城的中国驻军的挑衅日益频繁。1937年6月，日军以攻夺宛平城为目标，不分昼夜地进行演习。战争，随时可能发动。驻守北平的中国军队密切监视日军行动，一面向日军提出抗议，一面以实弹演习相对抗。第29军把卢沟桥一带的兵力增加到1400人，由37师219团3营重点防守平汉铁路桥和回龙庙一带。

7月6日，风雨交加。日军驻丰台部队又以卢沟桥为目标，在铁路桥东北回龙庙前举行进攻演习，到宛平城东门外，

要求通过宛平城到长辛店一带演习，被中国驻军严词拒绝。双方对峙十几个小时。天色渐晚，日军才快快退去。7日上午，日军又到卢沟桥以北地区演习。第110旅旅长何基沣立即将情况向保定的第37师师长冯治安报告。冯治安火速返回北平。下午，日军驻丰台部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的带领下进至卢沟桥西北龙王庙附近，声称要举行夜间演习。7时30分，日军夜间演习开始，近600人的部队投入行动。夜间10时40分，宛平城东北方向突然响起枪声。少顷，几名日军来到宛平城下，声称丢失一名士兵，要求进城搜查，被守城官兵拒绝。

面对日军的威胁，何基沣命令部队：不准日军进城；如日军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我军守土有责，决不后退；放弃阵地，军法从事。他要求第219团“如日军挑衅，一定要坚决回击”。3营官兵连日来目睹日军的频繁演习，早已愤慨万分，摩拳擦掌，一致表示：誓死抵抗，愿与卢沟桥共存亡。



卢沟桥、宛平城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爆发地 丰台时报全媒体记者 原梓峰 图

“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

7月7日24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再次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丢失士兵”，并称如不允许将诉诸武力。中方断然拒绝日方这一无理要求。得知“失踪”士兵并未丢失已经归队后，日军仍提出“城内中国驻军必须向西门撤退，日军进至城内再进行谈判”的无理要求，调兵遣将准备扩大战争。中国第29军司令部发出“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的要求，命令前线官兵“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8日凌晨天刚破晓，日军一木清直率部向回龙庙和铁路桥扑来，仍借口搜寻“失踪士兵”，遭到排长沈忠明严词拒绝，日军突然开枪射击，双方展开混战，沈忠明在肉搏中壮烈牺牲。战友的牺牲激怒了守桥士兵，一个个排在排长李毅岑的指挥下，用大刀砍、枪刺扎，同日军展开了厮杀，几乎全部牺牲。日军占领回龙庙和铁路桥东头，并用大炮轰击宛平城，城内居民伤亡惨重，营指挥部被炸毁，219团团长吉星文受伤。

入夜12时，吉星文带伤率

领由150人组成的敢死队，每人携带枪支、手榴弹和大刀，如猛虎下山，从两面杀入日军阵地。一时间，枪声、手榴弹声、喊杀声连成一片，日军被打得晕头转向。3营营长金振中在战斗中腿部负重伤，仍继续冲锋陷阵。11日，中国军队收复桥头堡失地，完全恢复永定河东岸的态势。中国军人表现出“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日军不得不停止进攻，退出阵地。

11日晚，29军军长宋哲元从山东乐陵老家返抵天津，次日发表谈话，认为卢沟桥事变系局部冲突，希望尽快得到“合法合理”的解决，表示愿意接受日方提出的道歉、惩凶、撤军等苛刻要求。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一面继续以缓兵之计迷惑宋哲元，一面暗中加紧兵力部署，制订作战方案，到16日完成包围平津的战略部署，兵力达10万之众。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25日，宋哲元下令停止中日谈判，并布置备战工作。26日，松井代表香月清司发出最后通牒，要求29军全部撤出平津地区，遭宋哲元断然拒绝。副军长佟麟阁在全军干部会议上慷慨陈词：“日寇侵犯，我军首当其冲。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国家多难，军人应该马革裹尸，以死报国！”

28日晨，日军出动飞机数十架，掩护机械化部队，以南苑为主要目标发动全线进攻。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在战斗中壮烈殉国。29日，第29军撤离北平，卢沟桥守军也同时撤出，北平沦陷。

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他当时还没有完全放弃与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范围内。国民政府外交部于7月19日向日本使馆提议，中日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将部队撤回原地，然后由外交途径解决。这一提议遭到日本外务省拒绝。8月13日，日军又把战火烧到上海。次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宣称：“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

80年后，军号依旧响起——寻访苏南抗日战争的不灭印迹

茅山北麓，望母山顶，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巍然矗立，直指万里云天。

7月2日，江南已出梅。夏日阳光透过层峦耸翠，在群山之间折射闪耀，让这片红色土地格外绿意盎然。

80多年前，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在新四军兵民一心、浴血奋战中创建，并最终迎来“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岁月悠远，回望苏南抗战的连天烽火，至今还留下哪些穿越时空的不灭印迹？山缄默、林无言，唯有堪称“世界一绝”的“丰碑奇号”给出了答案：

抗战胜利80年后，这里军号依旧响起，仿佛既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接续奋斗的号角声。

弯弓射日，拂晓打响的战斗

寻访苏南抗日战争的历史印迹，从一座座纪念碑开始。

望母山向北30多公里，S243西侧的高骊山麓，韦岗战斗胜利纪念碑立于苍翠之间。

这座高25米的纪念碑，碑顶为一支古铜色步枪模型，寓意新四军“刺破青天鏖未残”。碑身的碑文，记载着这场注定载入军史的战斗。

88岁的市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莫仲钧，30年前曾负责碑文撰写。他说，韦岗战斗规模虽然不大，意义却非同寻常。

1938年6月17日凌晨，新四军先遣支队在粟裕带领下冒雨东进。S243位置是当时的镇句公路，穿行在高骊山与赣船山之间，韦岗赣船山口正是先遣支队的目的地和设伏点。

上午8时许，日军运输队5辆汽车从镇江方向开来，先后进入伏击圈。一时间新四军火力全开，日军仓皇应战，龟伏在车底与草丛中顽抗。

“日军虽属运输部队，但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军事素养很高。”新四军韦岗抗战纪念馆馆长沈小宝讲述这段战斗时绘声绘色：对战胶着之际，冲锋号响起，新四军纷纷从山上跃下，英勇向日军冲击。最终毙伤少佐土井、大尉梅泽武四郎及以下日军30余名，击毁军车4辆，缴获长短枪10余支及一批军需物品。

韦岗战斗打响新四军江南敌后抗日的第一枪，极大鼓舞了江南民众的抗日热情和信心。

消息传来，新四军司令员即兴赋诗：“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这首捷诗，如今也镌刻在纪念碑上。

茅山新四军纪念馆馆长孙志军认为，韦岗首战的胜利，对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具有奠基作用。“以胜利的战斗开辟根据地，是新四军挺进苏南的重要方略之一。而开辟根据地、

开展敌后抗战，更承载着我把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持久战’的重大战略考量。”

胜利的斗争还有很多。

1938年7月1日，新四军夜袭新丰车站，全歼守备日军40余人，捣毁车站，切断日军用于运输战略物资的沪宁铁路。

参战的一连副连长兼突击队副队长彭寿生，曾多次向幼子彭伟城讲述战斗经历。“当时日军固守二楼楼梯口负隅顽抗，我父亲他们急中生智，采用火攻才取得胜利。”7月4日，65岁的彭伟城在接受采访时介绍，这也是新四军在江南首次攻击日军据点、首次夜间战斗。

在丹阳市延陵镇贺甲村，一座老房子的墙壁上，至今还留有很多弹孔。这里曾是村里的祠堂，如今成为贺甲战斗旧址纪念馆。

1939年11月8日，外出扫荡的数十名日军，以及随后增援的100余名日军，在贺甲村和新四军发生激烈战斗。从当天早晨到次日凌晨，双方激战不断，多次展开肉搏战、白刃战。

74岁的贺甲村老书记贺东根，是贺甲战斗旧址纪念馆的义务讲解员。他曾听亲历战斗的爷爷说，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打谷场：新四军挥舞着大刀和日军拼杀，很多人当场战死，整个打谷场都被鲜血染红。

贺甲战斗消灭日军大尉中队长及以下168人，俘敌3名，缴获武器若干，是苏南敌后抗战歼敌最多、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斗，被誉为“伟大的胜利在江南”。

苏南抗日战争中，新四军“浴血战斗5000余次，毙伤俘敌4万多名”。这些战斗创下多个“第一”，创出阻击战、运动战、“围点打援”等多种游击战术，后在全国敌后抗战根据地推广。

很多战斗都是夜间出击、拂晓打响，最终也打破黑暗、迎来黎明。



延陵惠农银行发行抗战币展示 周迎 图

敌后抗战，插入心脏的尖刀



记者在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寻访抗日印迹 陶应波 图

丹阳市城河路61号，一座粉墙黛瓦的江南老宅引人注目。这里是镇江红色金融钱币专题博物馆，也是全国唯一以新四军金融斗争为主题的货币陈列馆。

苏南抗战是敌后抗日战争，各种斗争严峻复杂。关乎“红色生命线”的金融斗争，便是斗争形式之一。

研究新四军史数十年的莫仲钧分析，抗战期间的苏南，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各种政治力量“犬牙交错”。新四军建立敌后根据地，如同“在敌人心脏地区插入一把尖刀”，必须解决人、钱、枪三大问题。

而相对人和枪，钱的问题同样性命攸关。

彼时，国民政府的法币在苏南地区日益贬值，汪伪和日军通过滥发“中央储备银行券”、军用券等，开展经济封锁、大肆掠夺财富。经

兵民一心，永远嘹亮的号角

丹徒区宝堰镇前隍村村北55号，是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旧址。94岁的老兵丁祥义就住在附近，他向寻访记者缓缓唱起一首从小听到大、的歌谣：“黄梅天，到天明，村里村外都是兵。有的睡在屋檐下，有的困在看瓜棚。白胡子公公胆子大，开门出来细打听，一听眉毛眼也笑，原来是抗日新四军……”

在苏南大地的集镇村庄，像这样的歌谣不胜枚举，传唱着一个个动人故事。

新四军初到江南，纪律极其严明，对群众秋毫无犯。他们夜宿村庄，决不进村民家中。群众见到这支不一样的部队，不无钦佩信服有加。于是，在村民诚意邀请下，很多村庄的祠堂成了新四军的临时司令部、政治部。

不仅秋毫无犯，还全心全意服务。1938年夏天，年仅7岁的丁祥义胸口长出脓疮，红肿如鼓，高烧不退，家人束手无策。消息传到司令部，陈毅司令员亲自指示警卫员将丁祥义背到附近的战地医院，及时进行了手术救治。

“若不是碰上陈老总，若没有新四军军医，我现在恐怕连个名字都留不下。”回想起80多年前的往事，

老人眼中含泪。

1951年，丁祥义参军入伍，并在部队当上了卫生员。

同在前隍村。1939年冬，新四军某部夜袭宝堰至荣炳公路，激战村中两名战士牺牲在村东的池塘边。村民无人知晓他们的姓名，也不知他们来自何方，只能含泪将他们埋进祖坟山一隅。

那年28岁的凌秀英，受父亲嘱托，从此成为两位无名烈士的守墓人。清明、中元、冬至、除夕，每年4次祭扫，一守便是81年。

“2020年，我母亲109岁去世。她曾多次叮嘱我‘你不能忘’，从那以后我就接了过来。”凌秀英的儿子卞金成告诉记者。

军爱民，民拥军。“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故事，80多年来不绝如缕。走进磨盘山深处，“竹林医院”旧址已成红色旅游打卡点。当年，新四军伤员在此治疗养伤，他们及医护人员的治疗补给，很多都靠群众支持；

离医院不远处，伤愈的新四军战士，利用队前的空闲，修建了“新四军水坝”。如今水坝仍在发挥蓄水、灌溉功能，已入选江苏省首批水利遗产；

里，有两件文物比邻陈列。一件是茅山地区民族资本家纪振纲招待陈毅的茶盅，一件是陈毅在句容大地主王诚龙家召开士绅会议时用的八仙桌。

纪振纲和王诚龙都是地方实力派，经由陈毅晓以民族大义、开展抗战宣传，后均投身抗日战争，为新四军提供各种支持帮助。

“王诚龙家大业大，有时一个晚上在不同房间同时宴请日寇、汪伪和新四军。席间收集到情报，便及时传递给后者。”孙志军说，这是新四军统一战线的成功。

统一战线确实是新四军反清乡斗争的制胜法宝。

为粉碎日伪清乡，根据地创造性推出“一二一”政策。“就是把原来为敌人做事的‘一面派’乡保长及伪军，争取或为既为抗日政府做事、又为敌人做事的‘两面派’，再进一步改造成只为抗日政府做事、表面上应付敌人的‘一面派’。”莫仲钧解释。

如此团结到的人越来越多，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便更有力量。

……

80多年前，茅山实际上是一片植被低矮稀疏的“童山”，“在游击战的地形意义上”并不合乎要求，但新四军贯彻党中央战略部署，鲜明提出“人山”思想：“江南地区虽然是有水网地带，没有深山密林，但这里有很大的抗日人民，就会出现许许多多人造的深山密林。我们战斗在由人民群众组成的深山密林之中，就能生存和发展，就能打胜仗。”

“兵民是胜利之本。”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重要思想，落在茅山有了生动实践。也正因兵民团结一心，苏南抗日根据地真正成为当时全国六大山地根据地之一。

如今的茅山，早已植被葱茏。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下，每当燃放鞭炮，碑前上空就会传出“嘀嘀嗒”的军号声。这个1997年发现的奇观，已让纪念碑创下“世界上单次脉冲声激发音符最多建筑”的吉尼斯纪录。

苏南抗日战争留下哪些印迹？伟大抗战精神如何激励今天？茅山大地正用红色传承、绿色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书写新的答卷。

这“嘀嘀嗒”的军号声永远嘹亮，催人奋进。《镇江日报》供稿